



莊子解卷十一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譏

男敵增註

外篇

在宥

在之爲言存也不言而存諸心也是焉而在非焉而在  
利焉而在害焉而在不隨之以流不激之以反天下將  
自窮而不出於環中宥之爲言寬也是焉而不以爲是  
非焉而不以爲非利者勿使害害者不爲之利天下寬  
然足以自容而復其性有餘地在之宥之則無爲而無  
不爲矣乃人所以亟於治天下而不能在宥之者有故

焉身之未正心之未甯嗜欲積中而天機外蕩忘其有  
涯之生而侈無涯之知心與身不相謀形與神不相浹  
舍其身以汲汲於天下爲功名而自蓋覆其所不正搖  
精以逐陰陽之末流役其見聞覺知以與物相鬪如浮  
氣聚於太虛爲雲以雨將謂以澤萬物而不知適爲沴  
也天唯無爲恩於物之心故不受怨惟不治物故物不  
能亂立體莫善於在而適用莫善於宥天唯無不在無  
不宥故陰陽不毗節宣自應其候在宥天下者喜怒忘  
於己是非忘於物與天合道而天下奚不治又奚治邪  
此篇言有條理意亦與內篇相近而間雜老子之說滯

而不圓猶未得乎象外之旨亦非莊子之書也

間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方以智曰在如持載圍中之方範宥如覆幬範中之圍

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

隨上意而流

宥之也者恐天下之

遷其德也

懼風喪其所守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

哉

許曰己無不治何治之有

此一篇之綱也不在則心隨物往天下乘之以俱流不

宥則心激物傷天下莫知其所守今有人於此卽有不

肖之心勃然欲動無與勸之無與沮之則亦茫然少味

而漸以忘漸以忘又奚待治哉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然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入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  
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  
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並毗四時不至溫涼生殺之候當至而不至  
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  
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無恒而失時於是乎天下始齋詰  
卓鷺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傳注齋詰意不平也故舉天下  
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  
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何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  
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喜則其性必淫欣欣然趨樂利者導之以靡也怒則其

德必遷瘁瘁焉惡死亡者爲善不能爲惡不可無所據  
以自安也種種之民喜怒人殊而一淫一遷則囂然並  
起如巨浸之滔天而莫之能遏乃要其所自生則唯一  
人之喜怒有權有力而易以鼓天下也陽之德生知生  
之爲利而不知生之必有殺則足以召天下之狂喜而  
忘其大憂陰之德殺謂殺爲固然而不知殺之害於生  
則足以召天下之狂怒而喪其不忍夫陽有至和陰有  
至靜至靜以在至和以宥而其發爲喜怒哀者乃陰陽之  
委也一念毗於陽而天下奔於喜罰莫能戢也一念毗  
於陰而天下奔於怒賞莫能慰也君天下者與天下均

在二氣之中隨感而興天氣動人而喜怒溢人氣動天而寒暑溢非得環中以應無窮者鮮不毗也聖之毗無以異於狂矣

而且說明邪

說音悅

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

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

與之偕而自失曰相

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

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

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始齠卷僉囊而亂

天下也

舊注齠卷不伸舒之貌僉囊猶搶攘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

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

評曰過而去之暫用而不固執未嘗不可

乃齋

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

舞舞同

吾若是何哉

八者堯之治具也而在宥天下者亡可也存可也亦非  
必惡之也惡之者亦自以爲有八德而說之因以惡堯  
故桀惡之而天下怒堯說之而天下喜說而喜則上與  
民之性皆淫其愈於惡者無幾矣唯過而去之己心先  
無所毗則天下不能自毗卽有自毗者在之宥之且自  
消也陳公甫之詩曰劉郎莫記歸時路只許劉郎一度  
來則善行無轍迹而天下之性命自安

陳公甫名獻章

先生啟按其桃花詩曰雲鎖千峯午未開桃花流水隔  
天台劉郎莫記歸時路只許劉郎一度來先子柳岸吟  
和曰花到靈雲只一開桃根桃葉隔天台劉郎前度人  
無恙目目看花不厭來并記云白沙詩爲浮屠見聞覺

知之說所自據附會其靈雲見桃花不再見宗旨為駁  
正之是則南華為漆園寓言而解南華為先子偶筆也

附此詩以  
見一盤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  
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  
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尸居而龍見不動而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  
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郭象曰若遊塵之自動。評吾又  
何暇治天下哉

吾身固有可在天下可寄天下者吾之神也貴之愛之  
弗搖之以外淫而不與物遷則五藏保其神明聰明自

周乎天下龍見雷聲物莫能違合天下於一治而陰陽  
自得其正矣喜怒者人氣也神者天氣之醇者也存神  
以存萬物之天從容不迫而物之不待治而治者十之  
七聊以入德治之過而去之而天下速治者十之二其  
終不可治者一而已逮及久而自消矣民氣不擾天氣  
不亂風霆霜露吉凶生死自爲我而施政教奚容治哉  
乃君子於此尸居淵默而龍雷默動以不息致虛守靜  
如護嬰兒抑何暇輟此以役天下乎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

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

排斥也其下也如排日陷而不反其上也如進屢上而不休

下囚殺

排上下則拘繫如囚則爭競欲殺

淖約柔乎剛強

如女子之淖約而剛強者為之

柔廉剡彫琢

剡音貴割也如刀刃之廉剡而磨其熱焦火

其寒凝冰

炎涼之極其疾也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俯一仰之間而往返于四海之外

其居也淵而靜

時而淵時而天其動也

縣而天

謂懸空而無所止竟儼驕而不可係者剛柔寒熱遲速動靜

總不其睢人心平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可係

是乎股無胝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

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于崇

山投三苗于三峽流其工于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興起於

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

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爛漫不純也天下好知而百姓

求竭矣營求而喪其所有於是乎鉞鋸制焉鉞即斧斤之斤繩墨殺焉殺如

字如殺青之殺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脊脊相踐籍也罪在櫻人心故

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嵯音堪巖音不而萬乘之君憂慄乎

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殊死屍首分也桁楊者相推也長

○銅頭及脛曰桁楊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

乎桎梏之間意音噫離跂躍足也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

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桎梏也桎音接續木也

續木用堅言不得續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柄也桎音內木齒所以入鑿者入則難出

言不得脫也

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

嚙虛交切與腦通鳴鏑也今謂之響

箭盜賊之先聲言劫殺之踵至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人有異形而無異心心有柔強明昧之不一而其爲情爲識含陰陽之動幾以生起者一也故一人之心無端微起而應之者無涯況居上而有權力者乎攫人心者非待取人之心攫之而後攫也以所說者自攫其心而人心無不受攫矣含仁義於心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亦過而去之無所說焉則雖攫而甯人莫能我攫也人不知我攫則我亦無攫於人相安於恬愉卽有惡如四凶者亦意消而自已聖知無所施儒墨無所辨聖不待絕

而自絕知不待棄而自棄天下之撻者皆甯而奚不治  
之足憂慎於撻者慎於說而已矣故君子唯自慎其心  
以貴愛其身而勿待取人之心問其撻與不撻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  
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  
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  
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雲不聚而雨言澤  
也草木不待黃而落言殺氣多也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  
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舊注翦翦佞貌黃帝退捐天下築

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  
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  
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蹵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  
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  
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  
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人於窈冥之門矣至彼  
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其要收視反聽而已視聽外閉則知不待去而自去知  
去則心不撓心不撓則天下無可說而已無可爲人之  
心不待安之撫之養之遂之而自無所撓也陰陽之可  
官者皆其緒餘萎於形中者故曰殘至陽之原無所喜  
而物自生至陰之原無所怒而物自殺過而去之不損  
其真不以有所說而治物而以擾物則守者一而無不  
和道止於治身而治天下者不外乎是此段意蓋止此  
而其語與老子窈兮冥兮之言相類後世黃冠之流竊  
之以爲丹術而老莊之意愈晦大抵二子之書多爲隱  
僻之辭取譬迂遠故術士得託以惑世其下流之弊遂

成外丹彼家之妖妄修辭不以達意而止則適以資細人之假竊而已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死則昭明升上形魄降下

今天百昌皆生于土而返于土故余將去女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

常當我緡乎

緡同綿老子綿綿若存

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

乎

物固無可窮物固不可測而欲治之者窮其無窮測其